

黑色忏悔录

朱玉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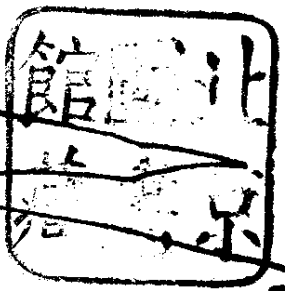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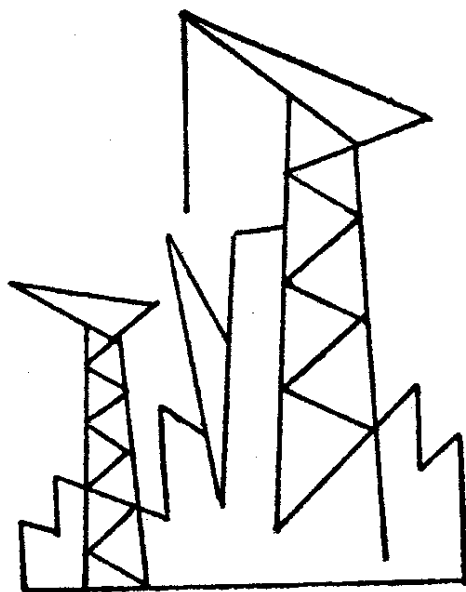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文艺出版社

BK52105

87
I247.5
2288
3

黑色忏悔录

朱玉琪



B

357477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云生

封面设计 姜中雄

黑色忏悔录

朱玉琪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75 插页2 字数200,000 印数00,001—30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293

定 价：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三部中篇小说。

《黑色忏悔录》从一件人命案入手，展开故事。随着扑朔迷离的案情发展，人们跟着公安人员拨开重重迷雾，目睹一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。从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：在八十年代的今天，封建主义的幽灵还潜伏在某些人的心头……

《带血的舞步》是一篇爱情小说。时代的风云把她卷到了国外，但她对故土依然有着一片万死不泯的丹心。一个机会，他也来到了异国他乡，和她邂逅了，曲折、纯贞的爱情回闪，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，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。

《石榴裙下的哥儿们》描写了一群从十年内乱中过来的“金刚铁汉”从犹豫、彷徨、争斗和惊觉，到最后都服服帖帖听从泼辣的女队长的指挥，投入了改革的洪流。

三部作品内容曲折起伏，情节波澜多姿，以中国传统文学特有的笔调，表现了严肃深邃的主题。

序

丰 村

我在认识朱玉琪同志和阅读他的小说之前，就曾听人说，他的小说故事性强，阅读性较高。我读了他的一些小说，包括收到这个集子里的三个中篇小说，我的印象，我的感觉，和我原先听到说的，是一致的。这是否可以这么说：故事性强，阅读性高，就是朱玉琪同志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。

好象又有几个文学同行们这样说过：小说的故事性强，不见得就是创作的正路；阅读性高，也不一定就足以为训。这话也可能有它的某种道理，有它的某种理论根据。但是，有一点是大家都不要忽视的，那就是：每个作家都走着一条自己的路，朱玉琪同志所走的，也是他自己的一条路。作家要有自己的路。要走自己的路这一点，是作家创造特色的需要，创造风格的需要，也是文学百花园多姿多彩的需要，更

• 1 •

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、发展的需要！我觉得，读者或评论家，特别是评论家，要求作家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，也就是在题材选取方面，以至于在艺术表现方法上面，企图为作家划框框，让作家在他所划的框框里面，进行创作活动，这是以自己的主观取代客观，是强人所难，是永远难以办到的。而且这言论，这做法，必然有害于作家的前进，有害于文学事业的发展的。

有人在总结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时，曾经指出取得的这些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：题材的多样化，样式的多样化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。我是赞成这一提法，同意这一论点的。肯定三个多样化，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成就，那么，一方面就从实际上肯定了，同时也保证了作家们的创作自由；作家们可以并且已经在广阔的创作天地里驰骋，任凭东西，各有自己的用武之地。另一方面，三个多样化，也正适应和满足广大读者的多层次的需要。据此可以说：三个多样化正是从各个作家方面和广大读者方面，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，奠定了两个牢固的基柱！所以是重要的，可贵的，可喜的！

所以，我不敢同意一些论者的以下的提法：某些作家的表现手法过时了，某些作品的表现方法陈旧了云云。但是，我这么说，绝不否认，文学的表现手法上的有新有旧。某种表现手法产生在先，某种表现手法流行于后，这是文学史上通常可见的现象。在这个意义上的新与旧，是和先后同义的。而一些论者提出的表现手法上的新旧问题，是有以“新”代“旧”，以“新”破“旧”的意思，那么，所谓老手

法过时的提法，是否有背于手法多样化的原则？是否有背于喜爱老手法的那一层次的读者的愿望和要求？我看是有此嫌疑的。读者的层次不同，要求也是各异的。总的说来，广大读者对艺术表现手法的要求，总是多样的。现实主义手法有的读者喜欢，有的读者不大喜欢；而现代主义的手法，也是一部分读者喜爱，一部分读者甚至因看不懂而厌恶。读者总是从自身要求作品的。所以我认为：就是到了共产主义时代，读者的要求也还是多样化的，而且这种要求会更细、更高、更明显、更强烈的。可以这么说：小说创作的多种手法并存，是广大读者的愿望和要求，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要求。

最近一个时期，又有一些论者提出小说创作要淡化情节、虚化背景的新理论。我不知道这一理论是以哪些作品为依据提出来的？因此也不知道作品中的情节应淡化到何等程度？故事虚化到什么样儿才算合乎标准？我读书不多，知识也较贫乏。在我的印象中间，小说有故事性强的，也有故事性不那么强的，还有没有多少故事情节的。但据我所了解，这些小说不论哪一类，都拥有读者，都有读者喜爱。一般说，中国的小说，特别是中国的古典小说，故事性是很强的，不论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等，都是如此。而这些小说的故事的展开和发展，又都是人物行动的结果。在当代小说中，如《故土》、《花园街五号》等长篇里，不也都铺叙了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么？小说的作者，不是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去塑造人物么？而这些，正是读者对小说所喜欢的。自然也有故事性不那么强，而受读者欢迎的小说，如法捷也夫的长篇小说《毁灭》就是一个例子。

我个人认为：鲁迅先生的名著《阿Q正传》和法捷也夫的《毁灭》都是不朽的著作，但又都没有多少故事性，它们是用大量的生活细节，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形象。小说创作可以不以铺叙故事而着重剖析人物心理，而塑造人物形象，但是，小说创作要写人物，写活人物，就必须打开生活的仓库，选取和运用大量的生活细节。没有情节，就没有小说。无论小说创作如何变化，如何发展，没有情节的小说是不存在的，也是读者所不需要的。

我上面说的这些话，归结到一点，就是：文学创作绝不能、绝不应该通过框框看作家和作品，无论是旧框框，还是什么新框框！用框框去看作家与作品，就是强求一律，而强求一律，是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死胡同。这是绝对走不通的。

我在前面说过，朱玉琪同志的小说，故事性是强的，可读性是高的，是拥有相当的读者的。集内所收《带血的舞步》这篇小说，在四川一家报纸连载，该报的发行量就有明显的增加，这就是证明。作家是各有所长的，有的作家善于人物心理剖析，有的作家长于铺叙故事，而且各有自己的读者。这是应该受到尊重的，在这里论长说短，往往是多余的。

朱玉琪同志写小说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他已经写出了不少作品，在湖南、福建结集出版的小说，还都得了奖。这说明，朱玉琪同志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成果，已经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鼓励，我为他获得的荣誉而高兴！

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文学艺术的高山是需要不断攀登的。我希望朱玉琪同志在自己创作的道路上，更上一层楼。

1986年3月于沪

目 录

序	丰 村
黑色忏悔录	1
带血的舞步	53
石榴裙下的哥儿们	128
后 记	303

黑色忏悔录

1. 非常事件

故事发生在祖国东部的一座滨海城市。

远离闹市中心的大海深广辽阔，烟波浩渺。无垠的海水一会儿沉下，一会儿涌起，缠绵的海浪亲吻着海滩，海滩被夕阳染成了醉人的绯色。一群闹海的小孩子欢呼着、嬉笑着、追逐着，在海滩上拣拾大海馈赠给大地的礼品——贝壳。突然，他们一齐歪着小脑袋，好奇地向左方张望：怎么啦，今天工地那边的机器喧闹声和工人的吆喝声怎么没有啦？今天可不是休息天呀！

离沙滩不远的地方，是正在新建中的滨海疗养院施工工地。那顶天立地的起吊铁塔，那日日夜夜都在隆隆吼叫的机器声，和大呼小喊的吆喝声，组成了建筑工人的立体交响音乐。然而此刻一切都沉静下来了，几百双眼睛都忧心忡忡地凝望着铁塔的吊臂。

往日的吊臂凌空横出，钢索上上下下地卷动，将砖木、钢筋、小型砌块、空心楼板和整车的水泥灰浆，象小甲虫似地吊上吊下。可现在，它却象一条硕长无比的死蟒，无力地垂挂着，使得整个工地瞬间陷入一筹莫展的停工状态。

停工就意味着工地将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！

工地王主任焦灼地在吊塔下面团团乱转。突然，他扫视一下围在身边的几个工人，说：“我估计是钢索从滑轮上滑了出来，只要将它重新扳进滑轮槽，就可以排除故障。谁肯爬上去？”

没有一个人搭腔，看着比十层楼还高的吊臂顶端，谁都有点胆战心惊，犹豫不决。

王主任为难地搔搔头皮，脑海里闪现着各种各样的方案，但都一一否定。怎么办？故障必定需要有人爬上去排除啊！他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用奖金来鼓动一下吧！他意识到这样做并不合适，但事到如今已迫于眉睫，为了让工地及时运转起来，就顾不上这么许多了。他咬一咬牙，迸出一句话来：“谁肯爬上去，……可以给奖金一百元！”

有人吐吐舌头，说：“这不是玩命吗？”

还有人说：“都快到云层里了，上面风又大，一不小心，会跑到阎罗王那儿去报到的。犯不着！”

王主任抗声说：“爬上去的人，身上系着安全带，只要小心些，是没有危险的！”

有人又嚷开了：“嘻嘻！你是出一百元呀！我可是一条命哩！”

“是呀！这一百元可烫手啊！”

……

这一声声、一句句，犹如根根钢针扎进王主任的心窝里。他明白故障不及时排除，就意味着要向建筑设备安装公司求援，请他们派人来修理。那末，这一来一去，无疑得停工至少两天以上时间。怎么办？他猛吸着香烟，最后将心一横，抓了一根安全带，准备亲自上阵。

这时，有一只手将王主任拉住。此人中等身材，棱角分明的脸就象海边经受波涛冲击的礁石，显得深沉而又冷静，重重的胡碴似乎隐藏了全部思想感情；粗而浓的眉毛下，一双深邃的眼睛时隐时现地跳动着幽幽的火花。对于眼前艰巨的任务，他似乎无动于衷，继续透过淡淡的香烟烟雾，用一种琢磨不透的眼光注视着王主任。

“让我试试。”他用近乎冷酷的口吻说了一句。

他叫杨志鹏，今年三十四岁，是工地的技术员。

王主任还想说些什么，杨志鹏已麻利地系上安全带，戴上安全帽，爬上了吊塔。他的裤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和一把小洋刀，在屁股后面发出悦耳的金属碰撞声。

成百双眼睛都关切地注视着越来越小的身影，最后，只看见芝麻大的黑影在吊臂上蠕动……

半个小时以后，杨志鹏已经成功地爬到了吊臂的顶端。

他用长柄钳将钢索扳进活轮的钢槽后，便深深地吁出一口气，朝下面挥了挥吊臂顶端的安全红旗。

人们顿时发出地动山摇的欢呼声。王主任这才意识到自己满头的汗水，赶紧用手绢擦了擦。突然，就在这令人快慰的一刹那，只见吊臂一个晃动，杨志鹏从高空跌了下来，安全带只使他在半空中停留了半秒钟，人就朝生他养他的大地坠落……

还没等人们清醒过来，杨志鹏已血肉模糊地躺在吊塔下面，腰部的安全带一断为二，拖在他的身后，被鲜血染得通红。

王主任抚尸痛哭，众人乱成一团，胆小的女人尖叫着，一个叫田兰的吊车司机当场昏厥了过去……

2. 他杀还是自杀

救护车和公安摩托几乎在同一时刻奔驰到滨海疗养院工地。市公安局梁科长带着助手小金，以及一名法医，踏勘了现场，查验了尸体，拍摄了照片，便命令救护车将死者的尸体车走。

悲痛欲绝的王主任将公安人员让到工地办公室就坐后，汇报了悲剧的始末。

梁科长问：“死者上铁塔前没有什么反常的情绪吗？”

王主任用目光询问了旁边的泥木工小队长，然后说：“没

有发觉什么反常情绪。”

“他说过些什么话？”小金问。

“也没有呀！”

梁科长在笔记本上记了些什么，又问：“死者有没有亲属？”

“没有。他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两年前患癌症已过世了。他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考入建筑工业专科学校的，一九六九年毕业时参了军，一九七二年复员后分配到我们单位当技术员。工作一年后，跟一名叫李丽的姑娘结婚，婚后半年，又平静地离了婚。”

“没再娶妻？”

“没有。离婚以后他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。”

“生活作风呢？”

“看上去相当严肃，工作表现还算积极。”

梁科长沉吟了一下，又目光炯炯地问王主任：“您认为这是工伤事故？”

“当然。钢索从滑轮槽内滑出，是我要他爬上去修理的，他不小心坠空，当然是因公殉职。”

梁科长拿起桌子上一根新的安全带，问：“杨志鹏系的就是这种安全带吧？据我所知，这种用锦纶绳做的安全带可以吊上三四个人的分量，所以……它怎么会吊断呢？”

王主任瞠目结舌了：“您以为……”

助手小金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，说：“鉴于安全带的另一端还系在吊臂顶端，而不可能断裂的锦纶绳居然吊断了，这只能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他杀，有人在那根安全带上做了手

脚，以致坠空以后失去应有的安全保障而死亡；二是自杀，死者出于某种消极的因素，存心利用这个高空条件，一死了之。”

“对！”梁科长说，“刚才我仔细研究过那根吊断了的安全带，发现断裂面不是通常断裂时那种长短不一的形状，而是呈划一的。那就是说，有人用刀刃将安全绳割过了。”

王主任震惊得坐立不安，旁边的干部也都面面相觑，惊骇不已。过了一会儿，王主任问：“那末，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呢？”

“这就需要我们作深入细致的侦查工作罗！”梁科长转身对小金说，“你是不是把死者身上的那串钥匙连同那把小刀，去作一下技术鉴定。鉴定完后，直接到杨志鹏的家里来找我。我现在就跟老王去杨志鹏家。”

杨志鹏的家在市中心一幢旧式石库门老房子内。一架木制的小梯子将梁科长一行引到了假三层的阁楼里，杨志鹏就住在这儿。

这阁楼只有七八个平方米，家具简单，除了一张三尺小床外，就是一张白木小桌子和几只方凳，可以看出主人懒于收拾，因此到处都积满了灰尘。

打开抽屉，发现有一张一千七百余元的活期存折和一本黑色硬抄练习本，可惜练习本里面的横条纸全被撕去了，已不复存在。梁科长细心地审视了本子的封面内侧，发现三个用铅笔淡淡地写着的字：“忏悔录”。

“这是不是他的手迹？”梁科长问。

王主任仔细辨认一下，肯定地回答：“是！‘录’这个

字，他一直写得有些歪斜。”

“唔，一本黑色忏悔录。”梁科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。然后又转身对王主任说，“老王，看来杨志鹏生前大概做过很不光彩，或者有很值得忏悔的事，因而日复一日地写着自己的悔恨。可惜，现在却被人毁掉了。我们尚能看上一页，或许对破案有极大的帮助。”

老王不解地问：“看来是他杀罗？罪犯不但在安全带上做了手脚，而且潜入杨志鹏的家，撕毁了肯定涉及到有关罪恶的黑色忏悔录。”

“那末，你看看这门这窗，绝对没有撬过的痕迹。”梁科长抹了一下窗台上的尘埃，故意提醒。

王主任说：“我认为这个罪犯是杨志鹏的好朋友，而且就在附近，说不定就在我们工地上。”

梁科长看了看自信的王主任，说：“自然，我们还不能排斥他杀的可能性，你的话是有道理的。不过，如果是自杀呢？”

王主任睁大了眼睛盯着梁科长：“自杀？他为啥要自寻短见呢？他要忏悔的又是什么呢？工作、生活，他哪一点不满意？”

“爱情！”梁科长果断地回答，“你想，一个三十四岁的男子，正当精力处于旺盛期，却不想结婚，可见他的内心深处有着难言的隐痛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定他是自杀罗？”老王惊愕地问。

“很有可能。”梁科长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感慨地说，“至于是不是，还要让事实来说话。我想，根据杨志鹏工作

积极、生活作风严肃的情况，不大可能与人结冤而被杀，更不可能在建筑工程队里内部存在情杀。但是，由于他个性内向，胸中的垒块难以排除，自我忏悔又得不到归宿，倒有可能一时想不开而走上绝路的。”

老王怔怔地听完梁科长的分析，突然，跳起来说：“我差一点忘记了。两个月以前，他跟我们工程队吊车司机田兰的爱人丘金才打过一架！”

“丘金才？他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过去在什么单位搞不清，据说被劳教过三年，释放以后摆了个小百货摊，成了个体户，还发了一笔财。”

“那末，他俩为什么要打架呢？”梁科长睁大了眼睛追问。

“我们曾经调查过，可他俩都不肯直说，只知道他们酒后闹事，小丘被打落了两只门牙，小杨被打破了头。……”

老王还要说下去，只见小金兴冲冲地推门进来，嚷道：

“梁科长，鉴定下来了，死者的小刀上有锦纶纤维。这说明安全带上的锦纶绳是他自己割断的，自杀！”

“他要自杀，完全可以解下安全带一头的挂钩，为啥非割绳子不可呢？”老王困惑了。

梁科长说：“这只有死者自己来解答了。不过，有可能挂钩一时解不开而想了个简单的割绳办法。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，杨志鹏为啥要自寻短见？他的隐痛又是什么？”